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八十七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繢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書名
撰者
撰寫人
所用筆者
所用筆者

卷八十七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雙紅堂·小說 55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句男空落筆即爲
小説所無竟空中樓閣不道其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靈云云可知此事或有所忌讀那如云憑空結撰吾况
竟空中樓閣不道其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有如許真切也耶况明云歷過一切也耶況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偶一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雖不享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常念父批

感秋聲
撚琴悲往事



第八十七回

三禪家走八人
邪魔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卻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吃茶。便將寶釵來書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著。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日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愍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當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獨處離愁。北堂有萱。何以忘憂。無以解憂。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凡賦詞句穩固而已

魏晉遺音

瀟湘館琴弄四疊 起

終日盼望姐姐
爲異物時妹妹已化

惟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

我知音。

四解

知余之永傷。

三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沈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在家裏呢麼。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著。早見幾個人進來。卻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吃了。說些閒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搬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真真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裏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麼不來。橫豎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裏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著。忽聽得豁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

探春南去於閒話中
先爲埋伏可見婚姻
前定
申聲口
問答俱有意卻是閨
到雲姑娘口中開口
便是一大串

北之往南大勝於南
之往北觀後來便知

黛玉因湘雲說南邊
話道思父母在日種
種想頭觸緒紛來所
謂憂多患病乃成

讀者此也

裏的。那裏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裏。明日就不知在那裏。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裏呢。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裏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於是黛玉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服侍。諸事可

八個字寫出一幅晚景

一

千古眼明人必有此種想頭此黛玉之所以稱才女也

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人籬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己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眞是李後主說的。此閒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裏去了。紫鵲走來。

紫鵲殺是可兒

把五兒閒中一提

自是才女脾氣不是俗小姐腔調

此亦紫鵲熟透世情
之言
随手遞寫五兒要進
園一層

看見這樣光景。想著必是剛纔因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才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裏。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著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鵲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己熬了。不用他們廚房裏熬才是。紫鵲道。我也怕廚房裏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些。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擎到他屋裏。叫他們五兒瞧著燉呢。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骯髒。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著。眼圈兒又紅了。紫鵲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裏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才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鵲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麼。紫鵲道。可不是因為病了一場。後來好了。才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耽擱住了。黛玉道。我看那了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著。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不敢在大廚房裏作。怕姑娘嫌骯髒。雪雁答應著。接了進來。黛玉在房裏已聽見了。分付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裏雪雁將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兒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咱们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贅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吃。就放下了。兩個子頭。撒了下來。拭淨了小兒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鵲添了香。了沒有。紫鵲道。就添去。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己添香罷。兩個人都答應了。在外閒自吃去了。這裏黛玉添了香。自己坐著。纔要擎本書看。只聽得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響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

深秋易傷人。其
冷清清淒淒慘慘。令人其
何以堪。吃飯後園內風起。想當年心不怡良。次

將前發行可感可傷
之事打併到一包中
以蕭颯之時而暗懷
覆面之物吾不知莫心
復何所安置也

寫詩淚又從背地裏
還他

既寫黛玉筆著手帕
邊寫紫鶯看其下淚

筆通鑑

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擎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的衣服抱來。打開。氈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著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擎起。打開看時。卻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己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裏頭卻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竝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鶯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氈包裏的。這黛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裏只擎著。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鶯剛從外閒進來。只見雪雁正捧著一氈包衣裳在旁邊。呆立小几上。卻放著剪破的香囊兩三個。截兒扇袋。和那鉸斷了的穗子。黛玉手中自擎著兩方舊帕。上邊寫著字跡。在那裏對著。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閒舊啼痕。

嘗之者句句是寬慰
語德之者句句是挑
逗

棄性趁勢將眼淚多
償還他些以便早此一
個掠字傳得出神氣來

紫鶯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得笑著道。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這樣斯擡斯敬。那裏能把這些東西白遭踢了呢。紫鶯

這話原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鶯又勸道。雪雁這裏等著呢。姑娘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撩下。紫鶯連忙拾起。將香袋等物包起。擎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啓。尙未收好。又擎出來瞧了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擎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卽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擎出。調上絃。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鶯收拾睡覺。不題。卻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著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裏。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來了。見了寶玉。都垂手貼住。寶玉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時。只見賈環。賈蘭。跟著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裏咷咷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

孩子放學卻有此種
高興

寫出喜極生疑光景

偶一放學連吃飯都沒法兒

想昨日之泪痕方洗淨也

此等處作者俱從靜境中體會出來

寫得靜細

真是靜細之心靜細之筆

我道誰卻是你是宜大書特書

寫得兩邊都悄悄地暮子出神

妙公果有妙著

寶玉出於不禁兩人則出於不意真寫得神妙

櫈內人何唐突乃爾

連忙戴高帽子
真是鐵肝刻骨之筆

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稟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裏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腳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著。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涼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吃了半碗粥。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又是一種境界。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裏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拍的一響。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裏下了一個子兒。那裏你不應。寶玉方知是下圍碁。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著一著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

惜春道。嘎晴。還有一著。反撲在裏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了。聽那一個聲音。很熟。卻不是他們姊妹。料著惜春。屋裏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卻小心得好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著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犄角兒。不要了麼。惜春道。怎麼不要你那裏頭都死著子兒。我怕什麼。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麼樣。妙玉卻微微一笑。把邊上子一接。卻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著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尙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嚇了一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麼說。進來也不言語。這麼使促狹。嚇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裏就進來了。看看你們兩個爭這個犄角兒。說著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微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暮。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尙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笑。把眼一擡。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

寶玉之心亂矣

微微一撓微微一笑
此中機教真微乎其笑

寫妙玉另有一種神
理斷移不到他人身上
其將以檻內人爲迷
津之筏耶
師父出來已迷去路
恐二爺引之而愈迷

上去

妙公究是解人

漸愧漸愧

叢況

洞鏡

聽知音

悲身世

瀛妙公謹論其必神
明此道無疑
妙公可謂知音然能
料人不能料已

此亦聲音自然之感
非妙玉所謳語也

以上自瀟湘館論琴
以此聽琴爲一段
以下入妙玉走覽事

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衣裳。重新坐下。癡癡的問著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問這聲好解釋前頭的話。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是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裏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裏灣灣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可知妙公是會者妙玉道：那裏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裏撫琴呢。妙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嚜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著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石上坐著。靜聽甚覺音調清切。只聽得低吟道：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沈吟。望故鄉兮何處倚闌干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流。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二疊了。嚜們再聽道。裏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無尤。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韻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聽得君絃鏘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著。掩了菴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

垂簾者垂目上瞓也
穿窬之至本人或防
失物聞者慮其失身

偏聽得清楚俗所謂
貓叫春也

一陣心跳耳熱其座
心動矣安能超一切
色想

所謂我生其心而無
佳心如是如是

試問十萬八千里中
何處是你宅舍而云有家

積先描寫後文賊劫
法情狀乃虛者實之之

你是誰我是誰媽是
誰誰是誰請讀者下
轉語

只是命門火動冤乘
勢入

入言可畏

以上結妙玉走冤一
段以下接借春寫經引
入蘭哥兒事爲一段

去歇著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峪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闌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嘶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蕩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來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眾都擎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頰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眾人都嚇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裏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麼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裏就是你住的房子說著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裏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服侍妙玉自然比別人都盡心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子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著道婆倒上茶來吃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冤入火的原故眾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裏忍得住況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裏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麼惜春道他有什麼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裏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碁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裏胡謔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說這不是奇事麼惜春聽了默然無語

機之先兆凡寫春意只用虛筆寫而春已十分^{浪子之言可采}入言可畏

以上結妙玉走冤一段以下接借春寫經引入蘭哥兒事爲一段

只是命門火動冤乘勢入

你是誰我是誰媽是誰誰是誰請讀者下轉語

垂簾者垂目上瞓也穿窬之至本人或防失物聞者慮其失身

偏聽得清楚俗所謂貓叫春也

一陣心跳耳熱其座心動矣安能超一切色想

所謂我生其心而無佳心如是如是

試問十萬八千里中何處是你宅舍而云有家

積先描寫後文賊劫法情狀乃虛者實之之

你是誰我是誰媽是誰誰是誰請讀者下轉語

只是命門火動冤乘勢入

以上結妙玉走冤一段以下接借春寫經引入蘭哥兒事爲一段

前日下基時遇二哥
光景四姑娘所目擊
者故曰塵緣未斷
禪宗正旨

節無足方爲子
淨二語之轉關

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裏，薰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卽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碁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兔勢，卻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裏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連叫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釵與黛玉原是寶玉境中意中人。且寶釵亦獨與黛玉最爲親厚。實是閨閣知音，久不相見。若無詩札往來，殊不近情。此回必不可少。

探春笑說寶釵橫豎要來，無心卻似有心。

香風是蘭花。但竟說蘭花不但文情徑直，且探春等四人又須大家看花，殊費閒筆墨。今以像桂花漾開，卽借桂花說起。南北各方人有定數，爲探春南

嫁。伏筆玲瓏之極。

補敍柳五兒，耽遲不進園緣，故周回無遺。

因小毛皮衣忽見舊詩舊物，新愁舊恨，一時慚集，卽非善哭之黛玉，亦當爲之酸鼻。

黛玉和歌翻入琴譜，若在房中，獨自撫吟，絕無知音聽賞。有何意味？故寫妙玉聽琴，審音知兆，以見琴聲淒斷，歌詞酸楚。

妙玉一見寶玉，臉便一紅。又看一眼，臉即漸漸紅暈可見。平日鍾情不淺。此時妙玉已經入魔，夜間安得甯靜。

寶玉疑妙玉是機鋒，不覺臉紅。妙玉見寶玉臉紅，亦自知臉紅。一樣臉紅，兩樣心事，妙極。

園中路徑，妙玉若不慣熟，豈能獨至惜春處下棋？不過要寶玉引路爲同行之計，且可同聽琴音，講究一番。文心何靈妙如此。

寶釵四歌於紙上寫來，黛玉於口中吟出，又於琴中彈出。文法變換不一。

闡前一回卷末知爲
蘭花之香無疑

妙玉走覲。伏起日後盜劫情事。卽趁勢伏惜春之出家。已有定念。
惜春一偈。真是無所住而生其心者。較之妙玉眼界未淨。卽生意識界。遂致
心有罣礙。恐怖顛倒。夢想霄淵。判絕。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甲寅年深秋時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七終

